

J I N A N S H I X U E

纪宗安 汤开建 主编

暨南史学

逄堂題端



【第二辑】

 暨南大学出版社

K207-53

J161

纪宗安 汤开建 主编

暨南史学

〔第二辑〕

道堂題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960662-6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暨南史学 (第二辑) / 纪宗安, 汤开建主编. — 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2003. 12
ISBN 7 - 81079 - 331 - 4

I. 暨… II. ①纪…②汤… III. 中国 - 历史 - 文集 IV. K2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8123 号

出版发行: 暨南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

电 话: 编辑部 (8620) 85226593 85221601 85226583

营销部 (8620)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02 (邮购)

传 真: (8620) 85221583 (办公室) 85223774 (营销部)

邮 编: 510632

网 址: <http://www.jnupress.com> <http://press.jnu.edu.cn>

排 版: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

印 刷: 暨南大学印刷厂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: 32.5

字 数: 811 千

版 次: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

定 价: 60.00 元

(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《暨南史学》

指导委员会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卫思韩 (美国)	韦庆远 (北京)	西田龙雄 (日本)
朴元煊 (韩国)	朱维铮 (上海)	克恰诺夫 (俄国)
季塔连科 (俄国)	陈学霖 (美国)	陈高华 (北京)
陈得芝 (江苏)	张 磊 (广东)	饶宗颐 (香港)
姜伯勤 (广东)	黄一农 (台湾)	黄时鉴 (浙江)
萧启庆 (台湾)	萨安东 (葡萄牙)	普塔克 (德国)
谢和耐 (法国)	蔡鸿生 (广东)	

《暨南史学》

编辑委员会

主 编:

纪宗安 汤开建

编 委 (以下均以姓氏笔画为序)

马明达 王 颀 汤开建 纪宗安 张其凡

张晓辉 陈伟明 赵轶峰 郭声波 崔 丕

特邀编委:

金国平 (葡萄牙) 钱 江 (香港) 韩 琦 (北京)

执行编辑:

王元林 陈文源

目录

Catalogue

中国古代射书考

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Archery Books

马明达 *Ma Mingda* 1

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——中国境内发现的相关文物古迹

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of the Sino-western Cultural Communication

龚缨晏 *Gong Yingyan* 42

*

*

*

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要注

Notes on Da Yuan Zhuan in Shi Ji

余太山 *Yu Taishan* 56

6 世纪以前黄土高原泾洛流域河道变迁

The Changes of the River Courses in Jing and Luo Rivers Valley in the Loess Plateau before the 6th Century

王元林 *Wang Yuanlin* 80

温那沙 (αλχωνο ραυο) 考——啜哒史研究之一

On Wen-na-sha 温那沙 (αλχωνο ραυο): Hephthalites Studies I

马小鹤 *Ma Xiaohe* 89

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

The Trends of Sogdians after An Lushan's Rebellion

荣新江 *Rong Xinjiang* 102

*

*

*

松漠之间——从额尔古纳河山林到成吉思汗的崛起

From Erguna Mountain Forests to Chingis Khan's Rising

林梅村 *Lin Meicun* 124

元代江南儒学的建筑布局考述

The Arrangement of Structure in the Confucian Schools in Jiangnan in Yuan Dynasty

申万里 *Shen Wanli* 147

耶律希逸生平杂考

Yelü Xiyi: His Life and Career

刘晓 *Liu Xiao* 173

《大元混一方輿胜览》作者及版本考

Study on the Author and Editions of Da Yuan Hun Yi Fang Yu Sheng Lan

郭声波 *Guo Shengbo* 184

增订《元代西夏人物表》

Complementary and Corrected Tabulation about Characters of Xi Xia Nation in Yuan Dynasty

汤开建 *Tang Kaijian* 195

*

*

*

2

关于《明太祖皇帝钦录》的史料

Notes on Ming Taizu Huangdi Qinlu: An Introduction to Its Historical Sources

陈学霖 *Chen Xuelin* 217

明太祖的国家宗教管理思想

Ming Taizu's Ideas about National Religious Administration

赵轶峰 *Zhao Yifeng* 230

“沈万三”的真实家世及传奇

Shen Wansan's Real Extraction and Fancied Stories

王颀 *Wang Ting* 247

陈诚及其西使记：文献与研究

Chen Cheng and His Xi Shi Ji: Literature and Research

王继光 *Wang Jiguang* 260

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

Change of the Silver Monetization and System in Ming Dynasty

万明 *Wan Ming* 276

- 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与漳州月港——月港“二十四将”的叛乱
The Developing of the Individual Maritime Trade in Ming Dynasty and Moon Port of Zhangzhou
 (日) 片山诚二郎著 韩昇译 *written by Katayama Se Nilo translated by Han Sheng*
 310
- 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福建人、琉球人与葡萄牙人：生意伙伴还是竞争对手
The Fujianese, Ryukyans and Portuguese (c. 1511 to 1540s): Allies or Competitors
 (德) 普塔克著 赵殿红译 钱江校订 *Written by Roderich Ptak translated by Zhao Dianhong collated by Qian Jiang* 319
- “南澳”地望、中葡议和重点及年代新辨
A New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Location of Nan'ao
 金国平 吴志良 *Jin Guoping & Wu Zhiliang* 337
- * * *
- 清前期广州社会发展与内地关系
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and the Inland China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
 刘正刚 *Liu Zhenggang* 347
- 贡斯当与《中国 18 世纪广州对外贸易回忆录》
A Review of Memoirs of Guangzhou's Foreign Trade in China's 18th Century by Constant
 耿昇 *Geng Sheng* 362
- 清中后期广东闹姓考原
The Origins of Lottery Wei Seng in Guangdong during Middle and Later Qing
 赵利峰 *Zhao Lifeng* 376
- 潮汕商人与香港米粮贸易
Chao-Shan Merchants and the Rice Trade in Hong Kong
 钱江 *Qian Jiang* 388
- 清末粤海关税款收支权探析
The Receipt-expenditure Right of Taxation in Guangdong Customs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
 纪宗安 陈勇 *Ji Zong'an & Chen Yong* 401

20 世纪前期粤港澳城市发展研究

A Study of the Municipal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, Hong Kong and Macao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

张晓辉 *Zhang Xiaohui* 409

*

*

*

1579 年进入中国的方济各会传教士

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Entering China in 1579

崔维孝 *Cui Weixiao* 426

湖北磨盘山基督徒移民研究

Study of the Christian Immigrants in Mo Pan Mountain, Hubei Province

康志杰 *Kang Zhijie* 440

“礼仪之争”中教徒的不同声音

4

The Different Voice of Chinese Christians dur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

韩琦 吴旻 *Han Qi & Wu Min* 455

宗教与社区：香港教会参与社区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反思

Religion and Communities: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Considerations about Church's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in Hong Kong

卢龙光 *Lu Longguang* 464

*

*

*

美国《共同防卫援助协定》体系研究二题

Two Studies on the System of "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greement"

崔丕 *Cui Pi* 500

中国古代射书考

马明达

【提要】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弓箭最早的国家之一，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逐步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“射学”，产生了许多关于射箭的理论和著述。中国射书内容丰富，史料与文化价值很高，是一项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。可惜重文轻武的文化偏向使射书长期遭受冷遇，不被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所重视，有的失传了，有的则被搁置一边，无人问津。本文是古代射书的目录考证之作，作者博览群籍，探颐索隐，条分缕析，编列出古代射书目录凡120种，并对其中多数图书进行了相关史事的考证，多有言前人之所未言者。

【关键词】射学 射书 礼射 射不主皮 贯革 射法

1

弓箭的使用，曾经是古代社会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这在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一样的，中国自不例外。

弓箭是冷兵器时代最具威力的武器，也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生产工具。弓箭的制作、装备、保存和发射技艺的训练、传承，不仅是直接关系到民族、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，也往往是科技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。此外，射箭活动又孳衍出教育、体育、游艺、交流等多种社会功能，不断地扩大其文化涵盖面。总之，射箭悠远的历史和它不断演变增益的技术体系，以及从中延伸出来的一系列文化活动，如仪礼、装饰、佩服、馈赠、竞技、考试，还有大量相关的著述、诗文、图画、工艺、歌舞等等，构成了一个领域宽广而内涵缤纷多彩的文化现象。国外早就有人将这些文化现象称为“弓箭文化”，将它看成是一门传统的技艺和学问。随着历史变迁和时代的发展，弓箭作为武器和生产工具的作用早已黯然消失，但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却一直受到人们的珍爱，甚至被一些民族或一些人顽强地保存下来，世代相传，不断吸引全世界的学者和爱好者深入其间，流连忘返。射箭的体育价值今天依旧存在，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着。

考古学证明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弓箭的国家之一，著名的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发现的石箭簇，证明中国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就已经在使用弓箭。^①中国远古的传说中，总是把弓箭的拥有视为中华文明起始的标志之一。《易》云：“神农氏没，黄帝、尧、舜氏作，……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。”这是把弓箭的创始视为早期国家产生

的标志。^②古人还总是把弓箭的发明同一些传说中的杰出人物——黄帝、挥、后羿、牟夷、逢蒙等联结到一起，所说不一而足。^③商、周时代，特别是西周，射箭是贵族的基本技能，是最主要的教育科目。围绕着各种各样的射箭活动，逐步形成了大射、燕射、乡射等一整套礼射系统。这是一个以射为中心的多功能的综合系统，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含蕴，其中包括我国早期的体育文化形式。西周的学校，所谓庠、序、学、校等，其实都是习射的地方，也是通过学习射礼来提高人文修养的地方。^④这一古老的传统，春秋时代被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积极弘扬。众所周知，“射”是孔子授徒的“六艺”之一，他说过，“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。如果有所争，一定是比赛射箭吧！……而比箭也应该是很有礼貌的”。孔子本人也颇以善射自诩。有人慨叹孔子的博学多能，孔子听了以后却认为自己真正有把握的只是射、御两项技能。^⑤《礼记·射义》载：“孔子射于矍相之圃，盖观者如堵墙。”孔子更看重“射以观德”的教育功能，把射看成是学习礼仪和培育“君子”行为规范的重要手段。有鉴于习射者“力不同科”，即个人体能有很大差别，他倡导“射不主皮”的竞技理念。实际就是更加注重射箭活动的参与，而并不以追求“贯革”和比赛的名次为主要目的。^⑥这些理念体现了孔子的体育思想，对中国射学的发展，特别是对以射为主的我国古代竞技活动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，由此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竞技体育文化。

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，射箭是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，也是重要的交往手段。因此，中国射箭具有各民族各具特色而又不断融会为一个整体的特点。

2

总之，射箭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，特别是它的军事功能和教育功能，注定了它必然会成为一项备受重视并世代传承的技艺，并且会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有师承有系统的学问。中国古代，有关射箭的学问通常被称为“射学”、“射艺”或“射法”等，其中以“射学”最为恰当，用得也最多。

射箭之所以成为“学”，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它拥有许多著述，或者说它逐步形成了一个理论与技术相辅相成的文献系统。

古代射书大致可分为两大系统。至于与射箭有亲缘关系而实际上已另辟蹊径的投壶、弹弓等，也都有一定的著述留下来，但我们将它们划为另类，不收在射书范围内。

第一个系统属于所谓“礼射”范畴，即主要是三礼——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中关于西周天子、诸侯和士大夫们从事礼射活动的记述，以及后代学者对这些篇章的注疏发明之作。注疏以汉、唐经师之作为主，唐以后的儒家学者，特别是清代学者对汉、唐注疏又多有发明，成就卓著。这类射书的中心内容是诠释古代射礼的每一个细节，多数专注在章句训诂上，而不是讲解射的技术。有些也试图通过自己的讲解来恢复和贯彻孔子的礼射理念，讲究射的礼仪程序，宣扬“揖让而升”的道德风貌，以达到封建教化的目的。这个系统的著作量相当大，目前我们还不能详言其数量。

第二个系统则是讲究“贯革之射”的军旅实用射法，以及民间的纯技术的射箭论著。相对于文质彬彬的礼射，这种射往往被人们称为“武射”，是更具有实用性质的射箭活动。这方面的著述是古代射学文献的主流，在数量上也明显占有优势。由这两大系统构成的古代射书，其内容相当广，从弓矢的选材、制作与保养，到射的基本训练与高超经验的传授；从纯军事性质的步射骑射和各种弩射，到历代官私学校的礼射和士大夫们的游艺活动，还有科场考试和民间习射等等，大多有专著产生。有的是由官方颁定的，而大多数则出自各式各样的射家之手，其中有民间人士，但更多的是久在戎旅的军事将领。经过了漫

长历史的积累，有关射箭的各种著述终于汇集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献领域。

总体上说，我国古代射书的数量并不算很大，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宝库中，它只占小小的一角之地。特别是汉以后，射书越来越不被文献目录学家们所注意，大多数不被著录；晚近以来更是尘封架上，自生自灭，境遇凄楚。但，只要我们深入其中仔细考察一番，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有价值的古籍群落，里面蕴藏着大量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资源，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学问，称得上幽谷藏秀，自成佳境。我国所拥有的射学文献，在世界射箭史上绝对独一无二，这是一份珍贵的民族遗产，我们应当珍惜并引以为自豪。

古代射书的书目，最早见于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

众所周知，汉志是沿袭西汉刘向的《七略》而来的。《七略》设“兵书略”，又据汉成帝时步兵校尉任宏的分类方法，将“兵书略”图书分成权谋、形势、阴阳、技巧4个分支，有关弓弩的书都归在“兵技巧”。何谓“兵技巧”？汉志云：“技巧者，习手足，便器械，积机关，以立攻守之胜者也。”^⑦显然，这部分图书都属于具体的军事技术的著述，有的是直接的，如各种射书和《剑道》等；有的是间接的，如《蹴鞠》、《手搏》等。汉志用“习手足，便器械，积机关”9个字来概括“兵技巧”的主要特征，可以说是言简意赅，十分精要。

汉志“兵技巧”共13家，199篇。秦火之后，先秦兵技巧图书应该所存极少，故汉志所收此类书应当多是汉代人的作品。其中射书8种，51篇，约占“兵技巧”图书的1/4多。这8种书大致包括弓射、弩射、连弩射、弋射4种射法，应该说汉和汉以前最主要的几种射法基本上都有了。各碎中虽有依托传说如《逢蒙射法》者，但多数以精通射艺的名将为标题，如西汉的李广、王围。另有阴成通和“护军射师”王贺二人，虽名不见经传，但必定确有其人，都应该是当时以射术“立名天下”的专家。^⑧从这方面看得出来，射书从一开始就有务实求真的特点，因为它毕竟是一门立见高低的实用之学。“兵书略”的设置者任宏，其生平无所考知，他对兵书的四类分法卓识不凡，尤其是兵技巧类的设立，乃是兵书目录史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。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是继《汉书·艺文志》以后最重要的国家图书目录。^⑨隋志实行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法，射书被归于子部兵书类，显然这是对汉志的继承。然则，汉志所著录的8种射书在隋志中竟无一存在，说明这些书在隋以前都已经亡佚，这应该是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造成的恶果。隋志所著录的射书也仅仅只有南朝梁的《马射谱》一种，并且只是在一条注释里提到而已，并特为注明：“亡。”这说明魏晋间兵连祸结，战无宁日，虽然民族冲突促使骑射技艺突飞猛进，但人们对射学的总结研究却比不上汉以前。隋志承继汉志传统，除射书外，还将诸如投壶、棋势、杂博戏一类书也归在兵书类，继续视这类图书为“兵技巧”类。

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沿用隋志的四部分类法，兵书属子部第十，凡收书45部，289卷。但我们考察其书名，竟没有一部属于“兵技巧”的书，也没有一部射书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与射箭有“亲缘”关系的《投壶经》1卷，隋志归在兵书中，《旧唐书》则改属子部杂艺类。这是一个信号，预示着射书在目录学归属上将出现变化。果然，宋人修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的子部兵书类里就没有了射书的地位，也未收任何其他一种“兵技巧”的著述。所有的射书——如在中国射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王琚《射经》，以及张守忠《射

记》、任权《弓箭论》等，统统被划归“子部杂艺术类”。与之同类的是书画、博戏、棋品及各种描绘宫廷生活的美术作品等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，以及宋代公私几种重要的目录书里。^⑩对射书而言，这是一个重要变化。在笔者看来，表面上这是个矫枉过正之举，实质上是宋朝重文轻武的文化偏向在文献目录学上的反映。尽管这种偏向早在宋朝以前就已初露端倪，不能说宋人是始作俑者，但宋朝一力提倡的“右文”政策扩大了这种偏向，使之逐步形成一种思潮，一种全社会的价值取向。宋代文人将鄙薄武人和武文化的观念渗入文献学领域，渗入国家和私人的图书收藏与鉴赏系统里，从目录学上使之“制度化”了。

射是国之大事，是关乎国家民族盛衰存亡的大事，所以从来都受到国家重视，优秀的射手则普遍受到社会崇拜。这在先秦典籍中有非常充分的反映，纪昌学箭的故事，养由基“百步穿杨”的故事等等，都是当时人们所熟悉的。秦汉以来，劲弓强弩是中华武备之长技，是中原王朝抗拒周边少数民族——特别是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。^⑪所以汉、唐王朝无不郑重其事，大力提倡，使习射之风遍布朝野。到了宋代，史家和文献学家们竟将它视同“杂艺”，实际上是视为“末学”，硬是从传统的兵书类属中挤出来，放到与博弈之类同起坐的尴尬位置上，这是何等浅陋而可悲的观念！相比于汉志和隋志的图书分类，宋人的改动不但毫无道理，而且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。

宋代射书的数量明显增加，种类也有所增多，这在元人编纂的《宋史·艺文志》里有所反映。^⑫可惜除了一些支离破碎的零星字句之外，竟无一部整书传存下来，特别是讲射法的书。以弓马雄劲得天下的元朝很特殊，几乎没有留下一部当朝人撰写的射书，清人补写的多种《元史·艺文志》中也无迹可寻。这是否与元朝曾严格禁止民间持有弓箭和从事射猎有关，尚待考究。

4 及至明清，特别是清代，射书才又大量出现。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古代射书，就主要是明清两代的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射成了武举考试的重要科目，民间习武人士如不认真学射则无晋身之机，于是为科考服务的射书便应运而生。而射的体育化倾向不断深化，民间教射、习射活动的广泛存在，也为这类图书提供了市场。书贾有利可图，辗转裨贩便十分活跃，这也必然地影响到此类射书的质量。但是，在火药武器已经赫然登上历史舞台，佛朗机、鸟铳等已经显露威力，被尊为军中第一利器的时代，弓箭的作用却仍然受到重视。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。一些杰出的军事家，比如俞大猷、戚继光，也还在积极传播正确的射法，借以提高军队战斗力。只是这一交替的过程太漫长，竟一直延续到了晚清，延续到面对英国人的坚船利炮。另外，明清时期一些民间人士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——不排除好古心态和喜好健身的缘故，也潜心研究这门学问，其中也不乏高质量的著作，有的甚至高出某些陈陈相因的军旅著作。总之，明清射书数量较大，存在转相抄袭、参差不齐的问题，但其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自名家的精心之作，不仅被当世有识之士所推重，其影响甚至远及海外，在日本、朝鲜都多有翻刻。

至于礼射方面的著作，主要是对“三礼”射仪内容的注释和演绎，明清文人乐此不疲，各有解说，所作甚多，但大都附见于某种解经著作中，独立成书的并不算多。这部分射书虽与直接用于战争的“贯革之射”不能相提并论，但它在延续着古老的儒家文化传统，无论从教育史和民族体育史的角度看，都很值得探研，其中含载的悠远深长的人文精神，直到今天仍有继承发扬的价值，对丰富所谓“人文奥运”极具现实意义。所以，这部

分书同样是整个中国射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同样应当受到重视。今天，当我们举目看到日本、韩国备受本国人民敬重和喜爱的“弓道”运动时，面对日、韩的“弓道”正在走向世界的现实时，我们不能不为我们早已不见踪影的礼射感到惋惜，感到一种强烈的历史失落感。

明清射书的文献学地位并不高，一直不被学界所重视。首先，明清两史的艺文志所收射书都非常有限，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。尽管后来不断有人为之拾遗补阙，但仍然有不少缺漏。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清私人藏书家一般都不收藏此类书，无虞数十百家的明清私家藏书目录中，射书入目者寥若晨星，屈指可数！这使得正史艺文志的编者和补者们都无从采撷，只好阙如。作为《明史·艺文志》基础的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，所收射书不过两三种而已，无怪乎明志也是如此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只收了明代射书两种，而且都放在“存目”中。馆臣不改宋人陋见，仍然将射书归入子部艺术类杂技之属，并且以轻描淡写的口吻写道：“射法，汉志入兵家，文献通考则入杂技艺，今从之”。^⑬如此而已！我们不妨读读清朝皇帝们——特别是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那些“弓马骑射乃我满洲至要之才技，必须鼓舞教训，不时操练，以臻精锐”的连篇累牍的上谕，^⑭还有清朝关于武举考试中马步试射的一系列则例、规定等等，就不难悟解其中的道理——说到底还是为了防民，用贬抑尚武精神的办法消沉民气，防微杜渐。不然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曾经乾隆本人亲自审读，他甚至多次翻阅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的《四库全书》，挑出书中不少错误，为什么这位一向提倡骑射不遗余力的“圣明天子”却并没有对射书的目录归属提出疑义，难道他也认为骑射是等同博弈的杂艺？且不谈以射书为“杂技之属”的荒诞不经人人举目可辨，就是以崇尚考证之学的乾嘉学术风气而言，例从汉志也要比从《文献通考》高明而堂皇得多吧！足见无论是乾隆，还是四库馆臣们，都在有意蹈袭宋人的失误，只是心照不宣而已。

清儒对古代文献进行了差不多是全方位的清理。重点当然是先秦及汉魏典籍，但触角几乎涉及到了古籍的每一个角落，以至“杂艺”类的各种书都有人进行考察、收藏、编目，有的还被收入某种丛书里，使之得以传存下来。但，迄今我们没有发现有谁曾经清理过古代的射书和其他的武艺书，有哪位藏书家注意到了这类图书的庋藏与整理。不必说，明清射书本身就不大可能引起嗜古成癖的清代学人们的注意，就是像三国缪袭的《尤射》、唐人王珣的《射经》，如此珍稀的射书也很少有人给予过关注，更不要说整理刊行，以至至今犹如“断烂朝报”，难以卒读。四库馆臣为北宋《武经总要》所写的《提要》在不经意中提到，宋代由国家编写的兵书只有一部《武经总要》传存下来，另有“《造甲法》二卷，《造神臂弓法》一卷，尚载《永乐大典》中”^⑮。然而馆臣并没有将这些重要的典籍从《大典》中辑出来，也就是说四库馆臣从《大典》辑出来的300多种佚书中，并不包括《造甲法》和《造神臂弓法》，以至于两书随着《大典》永远地消失了。这都反映了清代文人对射书兴趣索然，实际上是对武艺类图书根本上心存鄙夷，不屑一顾。重文轻武，由来已久，积重难返，所以我们也就不必责难清人了。遗憾的是，这种漠然置之的态度使得许多射书遭遇失传的厄运，宋以前射书几乎一无传留便是显证。就是幸存下来的明清射书，绝大多数也都是孤本、抄本，或是只有数量极少的刻本星散在海内外，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。总之，从汉志的“兵技巧”到四库的“杂技之属”，在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中国文献学体系里，射书却走着一条形单影只、每况愈下的道路。我曾经认为，武艺类图书的窘境，读书人对这类图书的一无所知，乃是中国封建文化中最难让人理解的悖谬现象

之一。

当代第一个对古代射书进行摸底研究的人，是已故学者唐豪。

唐豪，字范生，号棣华，江苏吴县人。生于1897年，卒于1959年。民国年间曾任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处长，解放后受聘为国家体委顾问，主持中国民族体育史的研究工作。唐豪的本业是律师，以曾经为“七君子”勇敢辩护而闻名全国。他一生热心于民族体育史的研究，著作甚多，成就斐然，是我国民族体育史和中国武术史学科的主要创奠人。20世纪40年代初，唐豪在卫聚贤主编的《说文月刊》第2卷上发表长篇考证文章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，这是我国学术界第一篇从文献学角度研究中国武术史的名作，内容充实，考证严谨。但由于《说文月刊》流布不广，影响到这篇论文的读者面。唐豪在文中将古代射书分成“射”和“仪节”两个部分，前者指军中和民间实用性的射艺，后者则专指礼射，两个部分共收清以前射书书目80余种。唐豪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相关内容的考证，多有卓见。多数则仅列书名，未及深入考证。还有一些只是某些兵书的篇章而已，不曾独立成书，不免有收录宽泛之失。但这毕竟是我国第一个射书目录，其创刳发端之功自不待言。20世纪50年代末，唐豪主编《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》，他在第5辑上又发表了《我国体育资料解题》一文，文章的第二部分是“射法”，内容是对19种古代射箭图书的“解题”。^⑩这其实是唐豪对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射书内容的改写，而改写后无论是体例和考证，都有明显提高。这19种射书都是唐以前的，他在附注中说：“唐以后总结经验的射书，有七八十种之多，解题待续。”不幸的是，不久后唐豪因积劳成疾，遽归道山。他独力支撑的民族传统体育史的研究工作后继无人，停顿下来，就连《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》也出到第九辑也难以继，终于停顿下来。自然，唐代以后七八十种射书的“解题”也成了唐豪未了的遗愿。

唐豪还曾经致力于古代射书的整理出版。1940年4月，在唐豪推动下，上海国术协进会编辑了《清代射艺丛书》，由现代印书馆出版发行。丛书原计划收清代稀见射书8种，分成甲、乙两集，每集各收书4种。后由于财力不济，只出版了甲集，收清顾镐《射说》、李璿《学射录》、黄百家《征南射法》、刘奇《科场射法指南车》4种书。唐豪为丛书写了序，还在每种书前写了简短的提要，说明了原书的收藏情况等。自20世纪以来，这几乎是惟一的古射书丛书，尽管规模不大，所收射书也仅限于清代，又未能按原计划出齐，但唐豪的苦心孤诣至今令人感佩不已。

近几十年来，在对古代弓弩和射法的研究上，古兵器史的前辈专家周纬做了不少工作，他成就甚多，对中国古兵器的研究成果则主要反映在《中国兵器史稿》一书中。该书各章都有专讲“射远器”的内容，文献和实物资料都比较丰富，将分见于各章的射箭内容串起来读，大致可见中国弓弩的发展历程。但《史稿》成书比较早，解放后的许多考古发现未被采用，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未被吸收。^⑪近年，杨泓先生对弓弩历史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，他充分使用考古资料，集中研究汉以前弓弩的发展演进和主要特点，提出不少很有说服力的观点，总体上较之前人有更大的推进。^⑫除此以外，考古学界关于弓弩的专题论文也有不少，因散见在各种刊物上，难以备述。

寓居香港的美国学者谢肃方（Selphen Selby）先生，于2000年出版了英文版的《中国射术》（*Chinese Archery*,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）一书。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惟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射史的专著。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不但广泛利用了考古资料，而且还充分

征引了中国古代的射书，特别是明清两代的射书。作者对其中若干重要的射书作了详细考证和引录，而其中有些是稀见书，是笔者在读到《中国射术》之前所不知的或知而未见的。于是这部书同时又具有了研究中国古代射书源流的性质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在读到《中国射术》之后，我主动与谢肃方先生取得联系，向他征询几种稀见射书的海外收藏情况。承蒙谢肃方先生慷慨支持，当即给了我多种复印本，从而使本文得到重要的资料补充。在此，谨向谢肃方先生表示谢忱。

本文是笔者研究中国射史的一篇文献目录的考证之作，是探讨中国射史和民族体育史的一项基础性工作。迄今，我搜集到我国古代射书书目凡 120 种，其中已经亡佚了的 53 种，存佚暂不清楚的 8 种，存世者 59 种。虽然这项工作我已经做了多年，可以说很费了些气力，但限于自己的学术水平，也限于图书搜求的诸多困难，相信还一定会有不少的遗漏，甚至会有眉睫之失。所以，我所提供的只能是我国古代射书的一个基本目录，希望它大致上可以反映我国古代射书的概况，也希望通过我的粗浅考证，能约略展现我国古代射学发展演进的某些轨迹和特点。今后，我还会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补充和提高，使之逐步趋于完备。我真诚希望海内外博雅君子给予指正和补充。

本文在一定意义上是我对唐豪未竟之业的一个继续，它包含着我对这位特立独行的学者深深的纪念之情。

二

1. 《逢门射法》2 篇，撰者佚名，佚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兵技巧著录。唐颜师古《注》曰：“即逢蒙。”《史记》卷 128《龟策列传》：“羿名善射，不如雄渠、蓬门。”裴骃《集解》云：“刘歆《七略》有《蓬门射法》也。”据此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著录的《逢门射法》是从《七略》中移录过来的，亦见此书西汉已出现，疑是先秦人依托逢蒙所撰写的射书。关于此书，宋王应麟《汉书艺文志考证》、清姚振孙《汉书艺文志条理》与陈国庆《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》，以及唐豪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、《我国体育资料解题》等均有所论列。

按，逢蒙是古代传说中的著名射手，他的名字和事迹在先秦典籍中多有所见，但各说不一。一说逢蒙曾学射于后羿，后杀羿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：“逢蒙学射于羿，尽羿之道，思天下惟羿为愈己，于是杀羿。”赵岐《注》：“羿，有穷后羿，逢蒙，羿之家众也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‘羿将归自田，家众杀之。’”清儒焦循《孟子正义》：“古司射之官多名羿，故赵氏明此羿为有穷后羿，非他司射者也。”《荀子·王霸》：“羿、蓬门者皆服射者也。”^①王先谦《集解》引清儒郝懿行曰：“蓬门，他书或作‘逢蒙’，蒙、门音转，实一人耳。此及《史·龟策传》作‘蓬门’，《汉·艺文志》作‘逢门’。‘逢’即‘蓬’字之省。古读蓬、蓬同音，故逢门之逢亦读如蓬。”^②先秦文献又作“蓬蒙”，《吕氏春秋·具备》：“今有羿、蓬蒙，繁弱于此，而无弦，则必不能中也。”汉高诱《注》：“羿，夏之诸侯，有穷之君也。善射，百发百中。蓬蒙，羿蒙，羿弟子也，亦能百中。繁弱，良弓所出地也，因以为弓名。”^③一说蓬门学射于甘蝇，射甘蝇。《吕氏春秋·听言》：“造父始习于大豆，蓬门始习于甘蝇，御大豆，射甘蝇，而不徙人以为性者也。”《列子·汤问》：“甘蝇，古之善射者，

彀弓而兽伏鸟下。”^②一说逢蒙是射法的创始者，清张澍辑本《世本》：“逢蒙作射。”张注：“《世本》言逢蒙作射者盖作射法也。”我以为此说比较有道理。^③

2. 《阴通成射法》11篇，撰者佚名，佚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兵技巧类著录。清姚振孙《汉书艺文志条理》卷4：“阴通成未详。”^④

3. 《李将军射法》3篇，汉李广撰，佚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兵技巧类著录。唐颜师古《注》曰：“李广。”据《史记》本传：“广为人长，猿臂，其善射亦天性也，虽其子孙他人学者，莫能及广。广讷口少言，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，射阔狭以饮，专以射为戏，竟死。……其射，见敌急，非在数十步之内，度不中不发，发即应弦而倒。用此，其将兵数困辱，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。”又：“广出猎，见草中石，以为虎而射之，中石没镞，视之石也。因复更射之，终不能复入石矣。广所居郡闻有虎，尝自射之。及居右北平射虎，虎腾伤广，广亦竟射杀之。”^⑤李广善射，“猿臂善射”成了后世善射者的标志，故托名李广的射书也不一而足。此书是否为李广所撰，已难考知，隋、唐书经籍志、艺文志未见记载，汉以后亡佚。

4. 《魏氏射法》6篇，撰者佚名，佚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兵技巧类著录。清姚振孙《汉书艺文志条理》卷4：“魏氏未详。”陈直《汉书新证》：“景武昭宣侯表，有当涂侯魏不害，疑即此人。”此说无旁证，可备一家。^⑥

5. 《强弩将军王围射法》5卷，汉王围撰，佚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兵技巧类著录。颜师古曰：“围，郁郅人也。《赵充国传》。”按，王围的名字仅见于《汉书·赵充国传·赞》，称“郁郅王围”，颜师古《注》：“围为强弩将军，见《艺文志》。”郁郅，本义渠戎地。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：“后八年，秦伐义渠，取郁郅。”李贤《注》：“县名，属北地郡。”^⑦在今甘肃庆阳地区。

6. 《望远连弩射法具》15篇，撰者佚名，佚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兵技巧类著录。《汉书·李陵传》：“陵军步斗树木间，复杀数千人，因发连弩射单于。”服虔曰：“三十弩共一弦也。”张宴曰：“三十綦共一臂也。”颜师古曰：“张说是也。”^⑧明丘浚《大学衍义补》卷122“汉志有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”条云：“古者弩之制有七，一擘张弩，二角弓弩，三木单弩，四大木单弩，五竹竿弩，六大木杆弩，七伏远弩。擘张弩步兵所用，角弓弩骑兵所用，木单、竹竿、伏远等其力益大，所及渐远。”^⑨清姚振孙《汉书艺文志条理》卷4引宋刘敞曰：“三十弩一弦，三十綦一臂，皆无此理，妄说也。盖如今之合蝉或并两弩共一弦之类。”又，顾实《汉书艺文志讲疏》引叶德辉曰：“汉郭氏孝堂山画像，猎者以弓仰地，一弓三矢，以足踏之，盖古连弩射法之遗。”^⑩按，连发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出现，成为战争中的先进武器。1986年，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县秦家嘴47号楚墓中，发现一件双矢并射连发弩，经研究，若将矢装满矢匣，可以连续发射10次。两个并列的发射孔还可以同时发射，大大提高了弩的战斗威力。学界认为弩和连发弩都是春秋后期楚国发明的。^⑪杨泓在《弓与弩》一文中提出，考古发现汉代弩机有标着刻度的“望山”，这种有刻度的望山“正起着代步枪瞄准装置中表尺的作用。”他进而认为《望远连弩射法具》一书中很可能讲到这种古代射表。按，《淮南子·俶真训》有云：“今夫善射者有仪表之度，如工匠有规矩之数，此皆所得以至于

妙。”我以为所谓“仪表之度”当即弩机之“望山”。^③

7. 《护军射师王贺射书》5篇，汉王贺撰，佚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兵技巧类著录。陈直《汉书新证》：“直案：护军射师，当为护军都尉之属官。《居延汉简释文》卷1，第15页，有‘除射师茂陵’之残简，与志文正合。又汉代射师之外，又有射工之名。《小校经阁金文》卷14，第27页，有‘北海国平寿射工徐杨弩一张’之弩机可证。”^④按，古代确有“射师”一职，应是专司射艺的官职。后羿是古代传说中的善射者，《说文》：“羿，亦古诸侯也；一曰射师。”段《注》：“亦谓尧时羿。”这是已知最早的射师，虽属传说，亦见射师职名之早。^⑤《逸周书·大武解第八》有云：“六厉……六，射师厉伍。”^⑥《左传》庄公三十年载楚国有位叫斗射师的大臣，汉服虔注谓此人就是斗班。据之，射师应是他的官职。^⑦南朝刘宋有以善射闻名的杨运长，宋太宗初为皇子时，刘运长担任皇子射师。^⑧唐宋以降，未见有专职射师，但古籍中常称精擅射艺的人为射师，及至明清，军中和民间有专门传授射艺的射师，例不胜数。

8. 《蒲苴子弋法》4篇，撰者佚名，佚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》兵技巧类著录，汉以后不传。宋王应麟《汉书艺文志考证》、唐豪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等均有简略考证。蒲苴子，亦作“蒲且子”，先秦传说中善弋射者，楚人。《列子·汤问》：“詹何曰：‘臣闻先大夫之言，蒲苴子之弋也，弱弓纤缴，乘风振之，连双鸕于青云之际，用心专，动手均也。’”^⑨晋张湛《注》：“蒲且子，古善弋射者。”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：“故蒲且子之连鸟于百仞之上，而詹何之鸕鱼于大渊之中。”汉高诱《注》：“蒲且子，楚人，善弋射者。”^⑩弋，《说文》：“檄也，象物挂之也。”《淮南子·俶真训》：“今矰缴机而在上。”高诱《注》：“矰，弋射身短矢也，机，发也。”^⑪

9. 《缴书》2篇，撰者佚名，佚。

书名见于《晋书·束皙传》所载《竹书序目》：“《缴书》二篇，论弋射法。”^⑫清姚振孙引江都陈逢衡《竹书纪年集证》卷末云：“《文选》励志诗注引《汲冢书》云：‘蒲且子见双凫过之，其不被弋者亦下。’”^⑬“缴”是弋射之别称。《孟子·告子》：“一人虽听之，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，思缓弓缴而射之。”清焦循《孟子正义》：“缴为生丝缕之名，可用以系弓弋鸟。”《汉书·苏武传》：“武能网纺缴，檠弓弩。”师古《注》：“缴，生丝缕也，可以弋射。檠谓辅正弓弩也。”^⑭按，《缴书》是所谓汲冢古籍之一，即晋太康二年（281年）汲郡人盗发魏襄王或安厘王墓出土的战国简册。因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射书多无明确纪年，故《缴书》应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有纪年可考的射书。

10. 《弩射秘法》，东汉刘宠撰，佚。

清姚振孙《后汉书·艺文志》子部著录，并有所考证。作者刘宠，是东汉明帝之子陈敬王刘羡之裔，谥为愍王。《后汉书》本传载：“宠善弩射，十发十中，中皆同处。中平中，黄巾贼起，宠有强弩数千张，出军都亭。国人素闻王善射，不敢反叛，故陈独得完，百姓归之者十余万众。”李贤《注》引华峤书曰：“宠射，其秘法以天覆地载，三连为奇。又有三微、三小。三微为经，三小为纬，经纬相将，万胜之方，然要在机牙。”^⑮“华峤书”指华峤《后汉书》，原书久佚，有清姚之骅（字鲁斯，钱塘人，康熙己丑进士）辑本。按，史籍未载刘宠撰有弩射书，姚振孙补撰《后汉书·艺文志》，以华峤书引录刘宠“秘法”，推断刘宠有《弩法秘法》一书。此为一说，存以待考。三国时，蜀汉诸葛亮“长于巧思，损益连弩。”《三国志·蜀书》诸葛亮本传裴注引《魏氏春秋》曰：“亮……又损益